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67

APR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801.74~~

Ch L/9297/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知建陽縣事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一

規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唯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蓋繇乎切切惓惓忠告善道使

其喜聞其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令名固陷於非義者  
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說仲尼之論  
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  
位下而輸忠交疎而詰過盡拳拳之志成謬謬之美  
斯益聞善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說深納其戒  
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顏色而言之  
也若乃遭其惡直始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所規良  
可太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昭公十年齊樂施高疆奔魯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強取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蓄也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也

富子鄭大夫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

之子產戒曰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也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

皆有禮人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

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備頗

獄之放紛

放從也紛亂也

會朝之

不敬

謂國無禮敬之心

使命之不聽

上不從

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

孔之後也

昆兄也子孔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國

受祿邑

有賦於

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主

受賑歸賑

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

謂大夫祭以肉歸公皆社之戎祭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

辟邪之人

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以

他規我

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

子乃立之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愠而不出閔子馬

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

者惟忠惟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

敬共父命何嘗之有

言廢

置在父無嘗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官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具饗燕之

孔子魯人也為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

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就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孔子曰亦欲令康子先風無不化者猶又葉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兮不可復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矣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欲戒敬子言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暴之正

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

說之則無惡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

之言入於耳故又戒之以此

籩豆  
禮器

南蒯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謂子仲

子仲公  
子整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室季氏  
家財

子

更其位

也 更代

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懼不克

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而歎之

鄉人  
過蒯

而

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恤憂患湫愁  
益依懸危之貌

深思而

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  
言思深而謀淺身近

而志  
遠

有人矣哉

言今有此人  
微以感之

靖敦若田嬰齊威王少子為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

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

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

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

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

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為諂諂之臣墨

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

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五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成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

骨易子而食可謂殆矣而君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白罕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



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聞之欵關請見也欵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謹壽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摧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者也君之出也後

車十乘從車載甲多方而駢勝者為駮乘持矛而操  
關 所及 戟者 一作秦居盧之勁 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

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

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

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豨反

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信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 恐其為變 故守衛之 讓封勿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悅

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

青者衛后兄也 衛青傳曰子 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

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

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王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謹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渤海請與不疑相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雋矣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材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位至京兆尹

丙吉為光祿大夫與魏相善時相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

治行相字弱翁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後漢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卒為六安郡丞

班彪扶風安陵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歟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帝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

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不寤彪終於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爲軍師將軍更始至長安所受官爵皆羣小賈豎淑上疏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

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法河海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  
因才授爵以佐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補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  
萬分典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  
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  
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旣往謬妄之失思  
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  
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  
所從

王閔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閔爲瑯琊  
太守張步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閔掌郡事時梁王劉  
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  
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  
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  
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  
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

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崔駰字亭伯爲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王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患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克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溢位有餘而德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典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國祚衍社稷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傳爨爲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爨知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

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威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

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嘗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嘗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

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嘗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官至五官將長史高順爲呂布督將時泰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呂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決易所爲無嘗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爲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敏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贛皆諸葛誕爪牙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反大軍圍誕於壽春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班贛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贛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贛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張邈爲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後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二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狐犢不可得也

蜀黃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拒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陵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爲尚書令

吳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太帝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

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  
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  
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間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  
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  
異流貴汝頰月旦之評誠可以勵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  
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為選曹尚書

晉華譚友人袁甫者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

善景帝大安中入雜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  
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  
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矯翮  
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官至  
祕書監

皇甫方回謚子避亂荊州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  
遣從弟廋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請敦方回諫曰吾  
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  
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方  
回徵博士不起

善景帝大安中人將罪與南書曰女及古罪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泰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二

規諷第二

宋范晏廬陵王義真故吏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暱  
狎過甚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  
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  
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時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  
會共遊田元景等鳴笳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  
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  
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  
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日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  
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挿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  
撤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范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  
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  
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

成綬爲平陵令時王弘輔政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  
史鎮江陵綬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  
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  
明謨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  
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  
與疇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徇上  
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  
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  
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

與弘本有退志得繁言繇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元景字孝仁爲冠軍將軍文帝時薛安都從弟道  
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  
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千人令左右執稍欲往  
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  
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  
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故宜適  
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  
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

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繇得知且  
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  
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王上亦  
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

垣護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  
迴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迴師旋之竊所不  
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入載侵地不戰克復方  
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  
零秀速進滑臺助朱循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據河北  
則牢維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

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  
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弃滑臺坐喪成業豈是  
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  
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將軍北高平太守  
郢有野老帶苦而耕時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命  
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  
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  
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  
命賜之食老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  
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

其名不言而退

南齊荀丕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時丕獻書令減  
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世丕又與儉書  
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跡將何以書於  
齊史哉

梁謝郁會稽人也何敬容爲尚書令參掌機密以罪  
免職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用郁致書戒之曰草  
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步宮闕出入禁門雖  
尉將不敢阿斥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

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  
夫聖賢被虐過以自斥未有嬰時纛而求親者也且  
曝鯁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  
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迴豐  
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走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  
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私之說受責見  
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  
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執交黨援卒  
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  
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  
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  
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社門  
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  
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  
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如此令明王聞知尚有美也僕東臯鄙人  
人冗幸無銜竇之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論披  
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袁敬爲太子舍人江陵淪沒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  
在廣州依歐陽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



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至紇終不從高宗卽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

陳虞寄爲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城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逃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與虎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因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

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顛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嘗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囚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

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  
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惴陰將盡嘗恐卒填溝壑洎  
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  
意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  
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  
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  
浮辭哉將軍文質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  
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  
佐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  
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

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  
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縱橫之辯策名委  
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  
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  
城之重崇將軍以列土之封豈非宏謨妙略推赤心  
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內之  
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  
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  
疾侵毫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笑願將軍少  
戢雷霆除其晷刻使得盡在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  
離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剪  
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  
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唯天所授當壁應運其事甚  
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  
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摧蕩中原爭衡天下  
退足以偏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水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  
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  
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

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  
甚明三也且聖明弃瑕忘過寬厚待人改過自新咸  
加敘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隄李孝欽歐陽顛等悉委  
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曩非  
張繡罪異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  
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  
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  
高拱坐論西北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  
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  
子玉此數人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

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  
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  
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  
前今上推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  
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  
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  
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宕渠危亡  
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  
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  
侷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

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  
弃天屬而弗顧背明帝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  
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  
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  
且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  
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侷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  
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頽頽連城  
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  
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  
親留氏秦郎快卽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

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  
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  
軍勿疑吉凶之幾固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  
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尅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  
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  
相獎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  
思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  
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  
少釋亦為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

田顧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  
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  
以先識免禍

後魏李平為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  
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戒焉

高湖字大淵初為慕容垂散騎嘗侍垂遣其太子寶  
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  
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來馬不

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  
國家而復令太子率眾伐遠且魏主雄畧兵馬精強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  
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  
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

張普惠爲步兵較尉時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  
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

高允爲太傅時太武皇帝之子翰爲東平王允以翰  
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

後周庾季才太祖時爲車騎太將軍其後大家宰宇文  
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  
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

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時自厚期願而之日  
與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  
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爾

隋房彥謙爲都州司馬黃門郎張衡與彥謙相善于  
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  
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諫救以書諭之曰竊聞  
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  
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  
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  
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

聞於天寅畏炤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彙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孛戮國有嘗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逼擁淪陷兇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其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

刑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太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世后之基不應曆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叢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皇帝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聖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不顯復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

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  
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天地合德日月齊  
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  
函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  
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  
興左右疲若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  
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  
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  
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遠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  
夫賢才者非尚膂力豈係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  
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才  
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鑿其淫僻故  
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  
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富強  
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  
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露霧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克配上帝宜  
鑒于殷峻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  
皇帝望雲就日仁孝風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



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曆甫爾寬  
仁已布率士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  
繇揚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  
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  
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日藩邸柱石見知  
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  
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  
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橫貽罪譴忝蒙眷遇  
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  
奏聞

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  
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  
意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時高士廉屏居終南山琴書自  
娛孝基清鑒士也謂士廉曰吾聞不仕謂之無義揚  
名所以顯親弟富於從政今乃銷聲隱逸自託清高  
此乃招謗何成避嫌爾士廉感悟方有宦情  
唐凌敬為竇建德國子祭酒初建德嘗破趙州執刺  
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  
其境建德將戮之敬諫曰夫夫各吠非其主今鄰人

堅小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  
王之臣乎建德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  
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  
北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卽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  
建德乃悟卽命釋之

陳振鷺客崔湜門下韋庶人臨朝湜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俄爲太平  
公主所引復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  
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  
是旣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振鷺獻海鷗賦

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也

契苾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時司稼少卿梁孝仁監  
造新宮於諸庭院列樹何力入中宮縱觀孝仁指白  
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  
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  
塚墓間木也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

袁楚客陳郡人也魏元忠則天時稱爲清正中宗神  
龍初重爲宰相天下莫不傾屬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畯竟不能賞善罰惡勉脩德政議者以此少之  
楚客嘗致書規正元忠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

賢才左右惟其人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可布大化以  
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佞使小人之道消進  
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  
若以此爲嘗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君侯念之哉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本根無所庇廕方  
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孤弱公族非所以  
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之而不替者臣之  
罪也其後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嘗之亂此乃

大臣循默之失也惟君侯誠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  
惟君子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惟小人固爲之以道  
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邪心害物  
則明神殛之雖居安而必危矣何則勢使之然也故  
濟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其心褊矣心廣者所務不  
專於身心褊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此必守  
道以廣其心屈己以利其物行道於身而必全其身  
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之正大臣必以道  
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於市獲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

之亦可致之於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祿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美規救其惡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志之哉夫欲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則天下必危國之興亡實在此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瘁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安天下也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也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而盡言於上擇其

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斯之謂也而使春宮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藩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代之業爲盤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內則男有外傳男女有別剛柔分矣內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蕃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悉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垂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

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人之生也有禍  
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此身然  
崇佛教者特以資彼來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  
國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  
可過也行釋教者脩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脩  
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卽代之務然則卽代至近來  
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乖乎存彼棄此不亦謬乎今  
度人旣多緇衣滿路率無戒行寧有輕業空齋重寶  
專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  
府今賣度也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實非履正詭情不

變徒爲遊食使法侶有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  
實頽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狀空奈社稷何  
蒼生何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志但能致一  
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言曰唯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知代天工非才不  
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患禍者未之有也今不  
專精於庶政而留心於奇伎至於倡優之輩因其耳  
目之好遂升之以位授之以官豈非輕朝廷而亂正  
法邪然人君無私賞此上天之化人私怒者恐害物

私賞者恐費財古人此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以此爲政何以答皇天之命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邦家之光也任之可以致理棄之足能生亂三仁去而殷亡百里入而秦霸有國家者固須擇也昔者戰國之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莫不以求賢爲急務霸者仗之以命諸侯况魏魏唐國明天子苟存斯道則三皇五帝可緩步而越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彘彘求帛資於丘園翹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之之至也雖有好賢之名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

則聖主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有賄必以勢求上失天心下違人望旣非爲官擇吏所謂爲人擇官蠹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恠如蠅古人規職勤誦經今人圖家勉營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給宮掖之事供掃除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隸畜之豈及於官次中古以來大道乖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以事或授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

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權無勇職爲亂階者也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旣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與屠宰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覩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於無鬚而橫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闕豎坐昇班秩旣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縮青紫蠶食府藏旣非致理之道實爲長亂之階書曰人無於水鑒當於人鑒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

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朝廷之六失君侯不  
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宮非食茅茨不剪采椽不  
斲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惜人力也書曰醕酒  
馨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於臣下安得  
以肆奢爲務乎若有僭濫必生患禍患禍之來可翹  
足而待也今之公王凡有所賞將以傾府庫所造私  
宅皆是官供觀其疏鑿池亭崇峻廊宇山無木石必  
他山以致之木無因近必窮遠以採之珍館出雲畫  
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絕自開泰以來未之有也  
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戚不得如此非尊貴不得若

斯僕每聞此言將以有譏於君矣何者爲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君乎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隔於九重人主旣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人主虛受謗於天下也此則朝廷之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官者將以理人將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材以理之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之不欲人有害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與天下同憂矣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君臣合德同於一體

也若下有懷憂之人上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得也今天下困窮海內虛耗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不務公謹專於割剝人不聊生安肯懼死旣不懼死是能生變下有憂而上不知也此之爲也必除其害牧狀之羊也必去其亂羣此道尚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爲虐是以速禍也夫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之不足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言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唐虞之代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况正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八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英王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萬代也繼明之帝豈得褻之哉有所下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官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內外往來官掖者哉若下創華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內外互言禁衛何施必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

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詞可以死敗戒之哉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若有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脩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至然則鬼神之事冥冥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祿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若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巨蠹粗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蠹救蒼生之命願君侯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元忠覽而大慙頗引咎自責

韋乾慶知鹽鐵江陵院時裴均為節度使欲請劉闢為判官苻載為從事乾慶牒均去之言其狂狡不宜寘之幕府均乃止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三

詞辭

夫辭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流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尚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之士蓋泥於進取

矣漢氏而下亦曷嘗無其人哉原夫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美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  
自非商確得失彈射臧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  
之兼茂枝柱之靡窮使聽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  
惡足以稱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之明辯巧辭孔子嘗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敏給辯辭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闕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  
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  
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

正為下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

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  
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  
至煩文以口假飾辭以相悖巧辭以相移引人聲使  
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  
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  
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縉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

滑稽音國亂也稽者同也

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求救兵齊金百斤馬十駟淳于髡仰天

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

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穰田

者操一狔蹄酒一孟而祝曰歐窶滿篝篝籠也音構歐窶猶杯樓

也言豐年菜汗耶滿車汗耶下地田也言下地田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於是齊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是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騶奭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騶龍奭炙轂過髡劉何別錄曰鄒衍之

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

龍文故曰騶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骨器

也炙之雖盡尤有餘流者言

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

楚丘先生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

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

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

乎設精神而决嫌疑乎出正辭而尚諸侯乎吾乃始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  
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  
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  
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  
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  
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黨之子弟  
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  
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  
在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  
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  
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是何也則  
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謠而樂之遠者跼走  
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  
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  
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

然遂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

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  
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  
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  
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  
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  
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  
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矍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  
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炤之則行不炤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繇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眾為務故宫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藏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此周賓正客旅謂之賓人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之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

為巧詐飾虛功就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有試官  
 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  
 耗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亦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  
 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  
 才賢不為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  
 賢者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芴蕪棄於廣野蒿蕭成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敢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繇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袖鬼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以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苛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果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

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  
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  
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  
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  
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  
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  
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  
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  
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容不見奪精音所離騷經曰懷椒  
精而要之注云攝精  
米所以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未有以異也久

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  
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曹丘生辯士也時季布為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顧

金錢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宦者趙談與

竇長君善景帝舅布聞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

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日悅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諾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

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念

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說音悅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袁盎文帝時為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

帝弗聽遷之蜀盎諫曰淮南王為人剛有如行道死

陛下有殺弟名奈何王至雍死帝輟食哭甚哀盎入

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帝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帝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

不交睫不解衣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寢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日所

嘗弗進夫魯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

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顛與專同然陛下從

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大臣亂乘傳而起之故曰不測淵雖責育之

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

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日嚮夫許繇一讓許繇古高士也堯讓

天下於繇繇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繇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帝乃解盜繇此名重朝廷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

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

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

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

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沾如屋之

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施恩惠六合和同至於

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

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群臣

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漢馬援爲虎賁中郎將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  
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  
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恁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  
騎將軍開東閣招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不來驃騎執法以簡下故臣  
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較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  
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  
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  
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  
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宏爲潁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上謝祖宗  
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穆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  
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歡伏又朝廷  
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地土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  
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苻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  
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  
手嘆息公府連辟不應

鄭玄字康成初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  
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閎劭有慙色後徵大司農

鄧熒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碎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緜竹人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  
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泰字公業爲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  
卓長史何顛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  
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  
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兇強難制獨曰夫政在  
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  
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  
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

連給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驚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嗟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贍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項以來數與羌戰婦人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况其壯勇之士以當忘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

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邛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  
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  
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  
榮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  
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  
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  
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

戴宏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  
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  
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  
卽日教署主簿

魏郭淮爲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黃初元年春使賀  
文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  
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使  
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  
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  
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說之擢領雍  
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呂署軍謀掾在  
鄴嘗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



泥潦宣欲避之閔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  
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嘗從問宣何  
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  
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  
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  
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  
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源遷新興太守管  
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源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  
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

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  
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  
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  
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  
言吾都鄉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  
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  
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酈如翰其英  
者若春花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  
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  
羽之塞灘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街壁求東

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  
別之際然後有心服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  
蔡元才在羣友中最有滑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  
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  
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  
覆輅占旣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紆我心  
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竅不可述景  
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鄴  
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輝能隱形  
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

山嶽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  
曰欲聞其竅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  
數不竅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竅者智之所遇合  
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  
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竅之謂也請舉其  
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  
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  
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迷日月者必陰陽之數

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  
竒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  
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亡形是故生者能出亦  
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  
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  
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  
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繇性異而分  
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清義見數不以  
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温故而索隱行  
怪未暇斯務也輅爲少府丞卒

蜀秦宓繇竹人也郡辟命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  
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頽乎宓答  
曰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  
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事蓋有不可默默也

孔子

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中經部  
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

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  
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  
豈以五采自飾盡哉天性自然也蓋河雒繇文與六  
經繇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  
棘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

論語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先

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弟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輩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汝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正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所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宓後爲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嚮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吳諸葛恪璿之子也爲左輔都尉叔父亮爲蜀丞相

大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帝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髦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飲酒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

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  
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  
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  
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  
寶且魯聞士人嘆美貴邪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  
合杳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  
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  
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  
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  
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

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  
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  
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  
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  
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籓遂  
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  
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  
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  
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  
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

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  
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或上窮陰  
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綦母俊  
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夾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主簿勾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  
賊餘姚伍隆鄮莫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  
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勾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  
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  
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  
疾不納近故太尉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

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  
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  
君曰是旣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  
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先言其近者  
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  
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  
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  
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  
秦之世高祖卽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  
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

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  
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  
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  
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  
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  
志懷霜雪貞諒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  
遁迹黜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  
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審諤則侍  
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  
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

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賈齊勳成績著其探隱必附言  
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繁盛  
則御史中丞勾章任奕都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  
檄曄若春榮處士鄧虛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  
斯敦山陰祁真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  
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  
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  
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  
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  
劉賈爲荆王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



年漚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萬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復為東觀令遷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眾人皆默因號曰謐眾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詞辯第二

管陳顧陳國苦人也辟豫州部從事刺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顧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材故

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  
顏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  
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  
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嘗半天下  
此言非虛

李仁初仕吳爲侍中吳平侍中庾峻問仁曰聞吳主  
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  
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借爲  
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

弄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問禮曰視天子繇衿以下視諸侯繇頤以下視大夫繇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法犯法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裴楷爲中書郎武帝初登祚探策以下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

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  
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

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  
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後爲揚武將軍  
湘州刺史

韋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辨爲隣里所重舉秀才博士  
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采英奇於  
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  
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外方不出於中國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

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於維維邑諸君得非  
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  
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  
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  
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滅名諒否泰有  
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諺言人之  
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儻讓天子  
之貴而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  
毛也聞者稱善後爲散騎嘗侍

表甫字公冑淮南人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辭稱嘗  
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爲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幘殺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  
菴是以聖人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京邑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  
昔然也勗善之又呂琦問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  
東何以嘗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  
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憂積成陰陰  
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常澇也後爲淮南國大農

郎中令卒於家

李密犍爲人也以洗馬徵至雒司空張華問之曰安  
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  
仲而霸用豎刁而蠱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  
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  
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  
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王澄衍弟也衍爲司徒惠帝末衍自東海王越以澄  
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較尉王敦爲青州衍  
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

出筭畧無方一坐嗟服

祖納爲光祿大夫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必是官必須積大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賊引步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說餘事

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劉惔字真長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惔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後爲丹陽尹

劉劭爲侍中時庾亮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

州府元龜 卷之八十四  
反之劬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  
先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此人  
宜在帝之左右

范宣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庾爰  
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  
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建  
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丘不與易

顧愷之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荊州人問以會稽  
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  
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

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  
堪曰投魚入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  
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育兒騎  
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取目驚曰咄咄逼人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  
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  
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  
醫卜及易象效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繇是遂  
知名後至祕書省加給事中

高崧爲侍中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

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  
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  
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

後秦尹緯爲姚興尚書左僕射緯友人隴西牛壽率  
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  
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  
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  
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  
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  
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甚

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  
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飛  
龍之始剪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  
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

宋王鎮惡爲振武將軍時討司馬休之鎮惡旣斬休  
之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  
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  
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強辯有口機隨  
宜酌應高祖乃釋

臧凝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佑俱以通家子始爲太

祖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  
帝因廻與論之僧祐引疑之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  
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帝與徃復十餘反疑之辭  
韻銓序兼有理證帝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卒  
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游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  
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辭應  
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後爲吏部尚書

王僧達太保弘少子太祖聞僧達早慧妻以臨川王  
義慶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  
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惠觀造而觀之僧達

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惠觀酌答不暇浮相稱美後爲  
中書令坐誅

張暢字少微吳郡人世祖鎮彭城以暢爲安北長史  
魏太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泗太  
武親率大衆至彭城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  
臺立毬屋遣使送駟馬貂裘雜飲旣至南門門先閉  
請鑰未出暢於城上視之魏使問是張長史耶暢曰  
君何得見識魏使答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  
問魏使姓答曰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  
君居何位答曰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



君相敵耳魏使復問何為忿忿杜門絕橋暢答曰二  
王以魏王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忌致  
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休息士馬然後其治戰  
場克日交戰魏使曰君當以法令裁初何用廢橋復  
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  
可以相拒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  
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二王左右素所畜養  
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猶所未論我本鬪智  
不鬪馬匹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  
誇邪魏使口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

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且思者

且音  
嘗在

此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  
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  
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却人  
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魏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  
與安北蒲萄酒雜飲叔姪共賞魏王又乞酒并其橘  
暢白於世祖而致意於魏云受命本朝過蒙籍任人  
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息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嘗但  
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王  
意知復須其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毛

襦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  
今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  
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  
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詔二王  
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  
以通可如來說旣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  
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  
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  
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猶曰

隣國之君耶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君並皆年少分  
調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  
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  
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  
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耶孝伯太笑口今之白  
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  
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  
爲有賊但非白賊耳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  
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  
何貴遠暢曰握髮吐殮本施中國耳孝伯曰實有禮

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  
具出因以與之魏主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  
何不遣人來至我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  
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  
幹來暢入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  
李尚書親自御命不慮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  
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屬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  
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  
之間不容緩驟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  
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

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鎮  
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  
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人所見王玄謨甚見所  
悉亦是嘗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  
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  
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耶利便藏入穴俄聞諸  
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  
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耶君家民人甚  
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救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所破比有信使無

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  
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水河向合玄謨量宜反施未爲  
失機但因夜廻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  
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  
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  
無所多愧鄒山小戎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  
始慕聖化奸盜未息是使崔耶利撫之而已今沒虜  
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耶利方復  
足言耶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  
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

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至此亦非所罽王境人  
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  
行殘虐事生意外因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  
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錄太尉神筭次在鎮軍  
勝略經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聞亦不容相  
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  
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  
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返命遲復更悉  
暢便廻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

執手暢因復謂曰將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

蕭惠開為輔國將軍督益寧二州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雋以為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為大功可立

南齊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發口成句後為中書郎兼著作郎

張融字思光為中書郎嘗侍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帝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後至司徒左長史

殷叡南康相元素之孫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叡歛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

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从踰其半因問在本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  
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  
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之辭  
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  
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制無以遠匹相如武  
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融曰秦西冀北實多  
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反駕駱之不若求名檢事殊  
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答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  
跡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  
時而蹶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里融曰鄉國既  
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嘗駕鼓車弁  
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  
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梁謝幾卿超宗之子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  
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  
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  
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

羅研字深議少有才辯鄧元起平蜀碎研為主簿後

州府志 詞辯二  
爲信安令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獻嘲之曰卿蜀人  
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  
爲村不過數家不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役  
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家畜五母之鷄  
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斗麥飯雖蘇  
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  
亂乎

朱异少有詞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异  
爲中書舍人勅使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  
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

曰异所以得接賓客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  
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使見善明乃曰王錫張  
纘此間所聞云何不見异具啓勅卽使於南苑設宴  
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  
嘲謔纘隨方酌對無所稽疑不嘗談彼一事善明甚  
相欵揖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  
子安能爲國

庚承先字子通潁川人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鄙  
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  
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易端競至承先徐相酌

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徽州主簿湘更王聞之亦板為法曹參軍並不赴

陳咸袞初仕梁為太學博士時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首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聞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氣懾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後魏李先初為慕容永祕書監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矣不先曰臣少官長安

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暇廣又問先曰

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帝

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

特臣安敢不識帝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

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

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

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帝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

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

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

習讀不能明解帝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



蒙顯任實叅兵事帝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  
奚斤爲萬騎大將太武以斤元老諮訪朝政斤聰辯  
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  
聽者歎美之

劉文曄本平原人父休賓初爲宋明帝兖州刺史鎮  
梁鄒以城降獻文遷之於代邸文曄有志尚孝文幸  
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帝遣  
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  
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  
河表居齊已來八十九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

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耶利於  
鄒山歸國耶利蒙賜四品除廣甯太守以臣年小不  
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  
節兖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  
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  
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卽  
被先帝詔遣乘傳諸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  
馬盧河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旣見亡父備申皇澤  
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  
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旣不固城於本朝又令尊卑

丹州方輿詞辭二  
卷之百三十四  
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  
降意已判俟平歷城卽率士衆送款軍前旣尅歷城  
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  
旣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  
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釁深  
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  
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勲帝曰卿  
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  
小戍豈能獨全何足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  
臣所見獨有未盡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

卽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  
古今未有不繇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欵列地封侯  
伯薛安都畢衆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  
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此流竊惟梁鄒巖固  
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比之斗城不可同日  
而語斗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其衆若臣亡父固守  
孤城則非一朝可尅帝曰歷城旣陷梁鄒便是掌中  
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  
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帝曰卿父  
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豐殷對曰臣疋愚六

蔽文武無施響絕九臯闢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帝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帝曰張讜始來送欵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為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暹聞王威遠反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

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帝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國有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我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為私也為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帝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劇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於堯舜時宰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請母弟與妻子何者為重文曄曰母弟為重閭曰卿知母弟重朝

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返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不問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曰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歸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帝謂文曄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罪從輕尋勅曄敘文曄泣曰臣愚頓已極再見無期陛下旣垂慈澤願勅有司特賜矜理帝曰王者無戲何待懃懃旣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

高閭爲太常卿卒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李罔爲度支尚書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雒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罔笑而謂之曰卿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合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

北齊陸法和平嘗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猶然帶蠻音文宣以為太尉兼西南大都督

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後為清河太守被誅

唐薛收為秦府計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

鄭惟忠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忠者外揚君之美內隱君之惡則天曰善及為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來見則天謂曰朕識卿久矣前於東部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隱君之惡至今不忘

性質

性質

性質

性質

性質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五

性質

質撲

訥

醜陋

性質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所稟不動者質是故率而為道抱以為撲正直則有全德蓋寡愚智長短自殊厥趣剛柔緩急各顯諸用亦繇是脛難續陽水不淨

是以聖人隨氣而任之則小大無不濟矣

禪讓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

傲也端木賜字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漢張湯為廷尉趙禹為少府兩人交驩湯兄事禹禹

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智以御人舞弄其智

陳遵與張竦為友俱至二千石免官歸長安竦居貧

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

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嘗謂竦曰足下

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

俗問

湛讀曰沈

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憂邪

竦曰人各有輕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

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嘗道也

後漢第五倫為司空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不脩威儀亦以此見

輕

魏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

杜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

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

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

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禍懷玉也繇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袁澳字曜卿為梁相其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對文帝問澳從弟敏澳勇怯何如敏對曰澳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性雖簡情未嘗以其言加人過情接物

吳孫渙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渙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

晉李胤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上計掾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承寧初為驃騎參軍

虞潭為衛將軍貌雖和柔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數有傾敗

梁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後至通直散騎嘗侍



後魏梁祚篤志好學有儒者風無當世之才官至秘書令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錫墻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位至太子太師郭弘道性寬厚如愚而內敏為滄州刺史

杜佑字君卿位至司徒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儼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

薛存誠性至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遇事即確然不援以是人皆稱重官至御史中丞

韋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胥吏勁確嶷然不可迺奪位至相輔

質樸

先聖之言有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任質樸之懷絕苟且之行發言慷慨遇已簡易忠所奉以盡誠臨大節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近於仁也雖威儀斯定風采無取處則為鄉黨所輕出則為左右所笑苟能適其用也庸何傷哉

漢周勃高祖時為太尉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

禮也鄉趣為我語趣讀促講其推少文如此推謂樸

讀日嚮音直趣及

申培公者魯人也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武帝徵至見帝帝問治

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

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舍止息也

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見見於天子也誤相字於前

前天子之前也君帝前臣者不當相呼字也帝亦以是親信之

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

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耆讀日嗜遂

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日日嘗飲酒也遂

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還問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

說其有讓說讀日悅笑曰君何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之

後漢吳漢光武時爲大司馬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臧官爲左中郎將以謹信質樸故嘗見任用

第五倫建武中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光武嘗召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笮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問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

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皆以臣愚蔽故爲生是也帝大笑

劉昆初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太行虎負子北渡河帝聞而異之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誠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桓榮建武中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

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士也以是愈見敬厚

李郃少遊太學外朴人莫之識安帝時為司空

蜀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

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

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晉魏舒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武帝

時位至司徒

劉寔是惠帝時為太傅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

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

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

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元

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關內侯

王彬字世儒為豫章太守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

好

宋張仲子竟陵人子興世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過

竟陵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

興世減徹而後行繇興世致位給事中

王譚文帝時為護軍侍中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

官卽拜以此爲嘗

南齊焦度爲後軍將軍東宮直閣將軍爲人處性溫  
和敦行質朴澁欲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  
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瑯琊臨沂人也拙澁乏風儀初辟建平王景  
素書佐

王湛爲黃門郎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  
之世稱其志達

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  
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

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  
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蒲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張恭兒者敬兒弟也兄爲征西將軍而恭兒不肯出  
官嘗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納之甚厚恭  
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梁崔靈恩武帝時爲國子博士性拙無風采及解經  
析理甚有精緻

後魏酈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  
諮議叅軍樸質遲鈍而內愛琴書

孫紹孝明時爲中書侍郎性抗直每上封事意至懇

切不憚犯悞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為秘書監雅好清言辭無淺俗在東萊獲賊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宣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請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子才邵字

隋馬光武安人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文帝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

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

唐高宗文獻宗時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不通文字賦太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二州節度觀察等使仍統京西都統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李澄德宗時為儀成軍節度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哂之

訥

傳稱剛毅本訥近仁又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斯乃聖人之與行百代之宗師欲人行先於言名副  
其實然而性有質重思惟深沉口不能劇談心存乎  
得辯造次屈於辭達臨事失於機敏雖大才碩德無  
繇勉焉

廼文子晉大夫其言呐呐若不出諸其口 呐呐舒貌

辟非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而昌庭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 吃言

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欲廢

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事言無期 帝欣然而笑即罷

李廣為前將軍呐口少言

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口吃而善著書

揚雄為郎給事黃門口吃不能劇談 劇疾也 默而好深

湛之思

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嘗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為人

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劉儒字叔林官至議郎郭林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

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

高彪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

言後至內黃令

何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官至諫議大夫  
魏鄧艾字士載少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翰佐  
爲稻田守藁草吏

崔琰字季珪少樸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太冲爲殿中侍御史貌寢口訥而辞藻壯  
麗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郭璞爲王敦記室叅軍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言

### 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後  
至廣武將軍安豐內使

慕容納沈靜深邃外訥內敏

南齊謝朓爲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朓接北使朓自  
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焦度爲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  
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  
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  
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



米百斛

梁張率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後周王雅字度容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樊深爲太學博士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

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

祖君彥容貌短小言辭訥澁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牛弘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相任也逾稱其質直

醜陋

夫民之生也肖天地之貌爲萬物之靈所受不同其形斯異乃有姿質最陋形制惡醜或鬼怪可駭或鄙瑣不減迥殊於倫類見嗤於流俗者焉蓋洪範之六

極其一曰惡傳曰耗土之人醜司籍所記咸得而徵  
然而善惡存乎中非著乎外賢愚本於性靡繫於形  
故仲尼述以貌之言叔向有不颺之論其先賢之不  
戒哉

叔魚晉大夫初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鰓肩而

牛腹或肩桀出豁壑一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豎牛叔孫穆子之家臣黑而上僂上僂溹目而豨喙

日象

華元宋大夫睥其目睥出儲其腹

賈辛晉人出為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獻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惡貌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素聞其名故下執其手

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

天子少不颺頰貌不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郭洽隼麋陳之惡人椎頰色如黑漆

公孫呂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

取具名振天子

澹臺滅名字子羽武城人狀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繇徑非公事不見  
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  
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為費郈宰衛人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

陳豹齊大夫也長而上偃肩背望視日望

蔡澤燕人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偈一作渠顰顏蹙顴膝攣

攣兩膝曲後為秦相

漢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為人貌寢寢短小也位至太尉

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耆貌似老嫗行步僂仰嘗兩

更扶乃行

王莽為人侈口蹙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反膺高視

瞰臨左右後嘗翳雲母屏面屏面即便蓋扇之類也非親近莫

得見也

後漢承官為左中郎名構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

見官詔勅官整飾官對曰夷狄炫各非識實也臣狀

醜也不可以示遠人宜選長大威容者明帝乃以大

鴻臚魏應代之

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冀為人鸞肩豺目鸞鵠也鳴

豨目目 洞精矐矐 洞通也矐矐目精直視 口吟舌言 謂口吃不能明了

梁裔冀之子也裔一名胡狗冀諷眾人共薦裔為河

南尹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

嗤笑焉

周祿為光祿大夫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

宗

周燮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

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家者乃

此於是寶之安帝以玄纁羔幣徵不起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

非類後為少府丞而卒

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

體通悅不甚重也 通悅簡易也

吳諸葛恪少髮眉折額廣額位至太傅錄尚書

晉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叅軍身長六尺容貌

甚陋

山淳字子玄弟允字叔真皆濤之子也並少疴病形

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受詔

淳不仕允為奉車都尉

張載字孟陽貌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

返官至中書侍郎領著作

孫會秀子也年二十為射聲較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甚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訥為幽州部從事

戴洋為南中郎將桓宣叅軍洋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

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劉毅為衛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嘗於東府聚樗蒲餘

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及宋高祖四子俱黑一子轉躍高祖厲聲喝之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宋垣護之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累以功至輔國將軍務州刺史

臧質身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召為世子中軍行叅軍

范曄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

髮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

江蒙貌醜其兄謚為于湖令明帝為南豫州嘗召見蒙而狎侮之

何尚之為中書令少與太嘗顏延之相好狎二人並

短小尚之嘗謂顏之為猴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

學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張融為司徒左長史形貌短醜精神清徹

焦度為遊擊將軍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

不能言

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肥黑無髮語聲嘶聒

人號為蕭瘞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

梁褚蘿為水軍都督面甚笑危有從理入口

時有庾曼狀貌

豐美願頰開張人皆謂曼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饑死蘿竟保衣食而終

王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而性寬厚不以藝能高

人官至太子詹事

後梁宋如周為黃門散騎面狹而長宣帝以法華經

云開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以謗經如周

馱踏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

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  
華耳如周乃悟

後魏廣陵侯衍子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衍弟欽字思  
若位尚書左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甄琛形貌短陋黝風儀官至特進侍中

北齊荀士遜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  
有事須奏值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  
姓名乃云醜舍人武成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  
人莫不忻笑

宋孝王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唐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  
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可類驅驢  
世長再拜叫呼因以手據地蹙頰敗面爲驅驢之狀  
群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歐陽詢爲率更令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貞觀十年  
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經詢旣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  
見而大笑爲御史大夫所糾

李輔國身小貌陋頗知書計位至中書令博陵王  
盧杞貌甚醜面藍色人皆鬼視之爲御史中丞時尙  
父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

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  
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  
無類矣

王伾順宗在東宮時以侍書幸寢陋而吳語帝所褻  
狎焉及卽位爲左散騎嘗侍翰林待詔

梁羅隱唐末爲宰相鄭畋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  
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  
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  
絕不詠其詩官至給事中

馮行襲面有青痣當時自爲馮青面位至許州節度  
使兼中書令

厓慕容彥超爲交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  
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胡面故謂之閻崑崙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五



